

柚 子

柚子是我姨妈，也就是我妻姑妈的女儿。妻比柚子大两岁，我比妻小一岁；我用不着喊妻作姐姐，柚子却一定要称我作哥哥。近两年我同妻接触的机会自然比较多：当我们大约十岁以内的时候，我同柚子倒很亲密的过了小孩子的生活，妻则因为外祖母的媒介，在襁褓中便替我们把婚约定了，我和她的中间，好像有什么东西隔住，从没畅畅快快的玩耍过，虽然我背地里很爱她。

妻的家几乎也就是我同柚子的家。因为我同柚子都住在城里，邻近的孩子从小便被他们的父亲迫着做那提篮子卖糖果的生意，我们彼此对于这没有伴侣的单调生活，都感不着兴趣；出城不过三里，有一座热闹村庄，妻的家便在那里。何况我的外祖母离了我们也吃饭不下哩。

我同别的孩子一样，每年到了腊月后十天，总是屈着指头数日子；不同的地方是，我更大的欢喜还在那最热闹的晚上以后，——父亲再不能说，外祖母年忙不准去吵闹了。我穿着簇新的衣服，大踏步跑去拜年，柚子早站在门口，大笑大嚷的接着，——她照例连过年也不回去，这也就是她比我乖巧的好处。（现在想起来，也许是我的家运胜过她的原故。）大孩子们赌纸牌或骨牌，我同柚子以及别的年纪相仿的小孩——我的妻除外——都困在门口地下的青石上播窟眼钱，谁播得汉字那一面，谁就算输。在这伙伴当中，要以我为最大量。外祖母给我同柚子一样的数目，柚子掌里似乎比原来增加了，我却几乎耍得一文也没有。柚

子忽然停住了，很窘急的望着我，我也不睬她，仍然带着威吓的势子同其余的孩子耍。剩下的只有两只空掌了，求借于一个平素最相信我的朋友，柚子这才禁不住现出不得了的神气喊道：“炎哥，不要再耍吧！”我很气忿的答她：“谁向你借不成！”

许多糖果当中，我最爱的是饴糖。每逢年底，外祖母把自己家的糯谷向糖店里去换，并且嘱咐做糖的师父搓成指甲大的颗粒；拿回家来，盛在小小的釉罐里，作我正月的杂粮。柚子本不像我贪吃，为我预备着的东西，却也一定为她预备一份。外祖母当着我们面前点罐子，而且反复说道，反正只有这么多，谁先吃完了谁就看着别人吃。我心里也很懂得这话里的意义，我的手却由不得我，时刻伸到罐子里拿几颗。吃得最厉害，要算清早睁开眼睛睡在床上的时候，——这罐子本就放在床头。后来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白天里便偷袖子名下的；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但她并不作声。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硬闹着把柚子剩下的拿出来再分。

外祖母的村庄，后面被一条小河抱住，河东约半里，横着起伏不定的山坡。清明时节，满山杜鹃，从河坝上望去，疑心是唱神戏的台篷——青松上扎着鲜红的纸彩。这是我们男孩子惟一的戏，也是我成年对于柚子惟一的贡献。放牛的小孩，要我同他们上山去放牛；他们把系在牛鼻子上的绳索沿着牛头缠住，让它们在山底下吃草，我们走上山顶折杜鹃。我捏着花回去，望见柚子在门口，便笑嘻嘻的扬起手来；柚子趁这机会也就嘲弄我几句：“炎哥替芹姐折花回来了！”其实我折花的时候，并不想到柚子之外还有被柚子称作“芹姐”的我的妻。柚子接着花，坐在门槛上唱起歌来了。

杜鹃花，
朵朵红，

爷娘比我一条龙。
哥莫怨，
嫂莫嫌，
用心养我四五年；
好田地我不要……

“袖子只要好妆奁！”我得意极了，报复袖子刚才的嘲弄。

抱村的小河，下流通到县境内仅有的湖泽；滨湖的居民，逢着冬季水浅的时候，把长在湖底的水草，用竹篙子卷起，堆在陆地上面，等待次年三四月间，用木筏运载上来，卖给上乡人做肥料。外祖母的田庄颇多，隔年便托人把湖草定着。我同袖子毕竟是街上的孩子，见了载草的筏，比什么玩意儿都欢喜，要是哪天中午到筏，那天早饭便没有心去吃。我比袖子固然更性急，然而这回是不能不候她的，有时候得冒火，帮着她拿剪刀同线，免不了把她芹姐的也误带了去。白皑皑的沙滩上，点缀着一堆堆的绿草；大人们赤着脚从木筏上跨上跨下，四五个婀娜的小孩，小狗似的弯着身子四散堆旁；拣粪的大孩子，手里拿着铁铲，也偷个空儿伴在一块。这小孩中的主人，要算我同袖子了，其余都是我两人要来的。这湖草同麻一般长，好像扯细了的棕榈树的叶子，我们拾了起来，系在线上，更用剪刀修成唱戏的胡子。这工作只有袖子做得顶好，做给我的好像更比别人的不同，套数也更多哩。

我小时欢喜吃菜心，——现在也还是这样，据说家里每逢吃菜心的时候，母亲总是念我。四月间园里长一种春菜，茎短而粗，把它割下来，剥去外层的皮，剩下嫩的部分，我们吃菜心；烹调的方法，最好和着豆粩一齐煮。这固然也是蔬菜，却不定人人可以吃得着；外祖母园里采回的，可说是我一人独享的了，袖子名义上虽也同坐一席。外祖母欢喜上园割菜，太阳落山的时候，总是牵我同袖子一路去。说是割春菜，不但我喜得做猪仔叫，在外

祖母也确是一年中得意的收获；袖子呢，口里虽然说，“你有好的吃了”，仿佛是妒我，看她遇见一棵肥硕的，却又大大的喊起“炎哥！炎哥！”来了。

夏天的晚上，大家端竹榻坐在门口乘凉；倘若有月亮，孩子们便都跑到村东的稻场，——不知不觉地就分起男女的界限来了。女的在场的一角并排坐着，一会儿唱月亮歌；一会儿做望月亮的游戏；从伙伴中挑两个出来，一个站开几步，抬头望月亮，一个拿块瓦片，挨次触着坐着的手，再由那望月亮的猜那瓦片到底是谁捏着，猜着了，归被猜的人出来望，否则仍然是她望。我们男孩站在这场中间，最热闹的自然是我，我最欢喜的是同他们比力气，结果却总是我睡在地下。我愤极了，听得那边低语：“看你的炎哥！”接着是袖子的声音：“衣服弄坏了！衣服弄坏了！”

我们一年长大一年了。父亲再也不准我过这没有管束的生活了。我自己也好像渐渐懂得了什么，以前同妻一路玩耍，不过莫名其妙的怕别人笑话，后来两人住在一家也觉着许多不方便。那年三月，外祖母引我同袖子进城，经过我的族人门口，屋子里走出来一位婣娘，请外祖母进去坐坐，并且指着袖子道：“这是奶奶的孙女儿，我们家的媳妇？”袖子的脸色，此时红得像桃子一样，我也笑着不大过意。同年六月，我进县里的小学，袖子听说仍然依着外祖母的日子多。在这几年当中，我也时常记起外祖母的村庄，但是，家里的大人都说光阴要爱惜，不准我自由走亲戚；外祖母间几天进城一趟，又找不着别的借口。有一回因事到姨妈家去，袖子适逢在家，害了几个月的病，起不下床来，我只得在姨妈面前问一声好。后来我同哥哥到省城，在家的机会更少，我的记忆里的袖子也渐渐忘却了。外祖母也在这期间永远同我们分手了，——父亲怕我们在外伤心，事后三四个月才给我们知道。姨妈的家况，不时由家信里带叙一点，却总不外乎叹息

据说外祖母替姨妈定婚的时候，两头家势都很相衬。姨妈的

公公，为人忠厚，又没有一定的职业，不上几年工夫，家产渐渐卖完了。姨妈初去，住着的一所高大房子，却还属自己，——后来也典给别人。外祖母家这时正兴旺，自然不忍心叫姨妈受苦，商量姨妈的公公，请他把姨父分开，欠人的债项，姨父名下也承受一份。从此姨父姨妈两人，由乡村搬到县城，凭了外祖母的资本，开一所染店。我在十二岁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住在街上开店，本不能令人想到境遇的不好，而且姨妈铺面很光敞，袖子与两位表兄所穿戴的，同我们弟兄又没有什么分别，在外祖母家也是一样的欢喜不过：当时稍为有点想不通的，母亲总是嘱咐我不要在姨妈家里吃饭罢了。姨父晚年多病，店务由姨妈同两表兄主持。两表兄丝毫不染点城市的习气，不过早年来往外祖母家，没有尝过穷人的日子，而且同我一样，以为理想容易成为事实，成日同姨妈计划，只要怎样怎样，便可怎样怎样；因了舅爷的面子，借得很多的资本，于旧店以外，新开几个分店。悲剧也就从此开始了。

那年夏天我由省城学校毕业回家，见了母亲，把以前欠给外祖母的眼泪，统行哭出来了。母亲故作宽解——却也是实情：“外祖母活在，更难堪哩！姨妈这样不幸！”母亲说，两表兄新开各店，生意都没有起色，每年欠人的债息，无力偿还；姨父同两表兄本地不能站脚，跑到外县替人当伙计；袖子呢，她伴着姨妈住在原来店屋里，这店屋是早年租了人家的，屋主而且也就是债主，已经在知事衙门提起诉讼。母亲又极力称赞袖子的驯良，“没有她，这世上恐怕寻不出姨妈哩。”这些话对于我都很奇怪；记起袖子，很想会她一面，却也只想会一面，不再有别的感触。

到家第三天下午，告诉母亲，去看看姨妈；母亲说，不能走前街，因为前门是关着的，须得弯着走后门进去。我记得进后门须经过一大空坦，坦中间有一座坟，这坟便是那屋主家的，饰着很大的半圆形的石碑，姨妈往常总是坐在碑旁阳光射不到的地方，

看守晒在坦上各种染就的布。我走到离空坦还有十几步远的塘岸，首先望见的是那碑，再是半开着的木板门，同屋顶上一行行好像被猫踏乱的瓦。忽然间几只泅水的鸭扑的作响，这才看出一个蓝布包着头的女人拄着吊桶在那里兜水。这女人有点像我的姨妈，——她停住了！不是我的炎儿吗？”呵，姨妈！”不是我记忆里的姨妈了！颧骨突起，令人疑心是个骷髅。姨妈引我进门，院子里从前用竹竿围着的猪窠，满堆些杂乱的稻草，竿子却还剩下几根；从前放在染房的踩石，也横倒在地上，上面尽沾些污泥。踩石的形状，同旧式银子相仿，用来展压头号的布的，也是我小孩时最感着趣味的宝贝之一：把卷在圆柱形的木头上的布，放在一块平滑的青石当中，踩布的师父，两手支着木梁，两脚踏着踩石尖出的两端，左右摇动，我记得当时看这玩意儿，那师父总装着恐吓的势子，对我说“跌下来了”的话。姨妈的口气，与平时完全两样，一面走一面说着，“只有望我的儿发达！”要在平时，虽然也欢喜称奖我们弟兄上进，言外却总带点发财也不差比做官的意思。我慢慢的开着步子，怕姨妈手里提着东西走不得快，而且也伺望屋子里有没有人出来。屋子里非常静寂，暗黑，只有挨近院子的那一间可以大概望得清白。进了这间，姨妈便把吊桶放下了。这在从前是堆积零细家具的地方；现在有一张大床，床上只缺少了帐子；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梳头用的木盒；另外是炉子，水缸，同一堆木柴。我心里有点恍惚不定。姨妈似笑似惭，终于哭起来了。我也哭起来了，但又被什么惊醒似的：

“柚……柚子妹妹呢？”

“她……她到……东头……邻舍家里去了。”

我不能够多问。太阳落山的时候，仍然只有我的姨妈从后门口送我出来，不由我回想当年同我父亲对席吃饭的姨父，同我母亲一样被人欢接的姑妈，同我们一样在外祖母面前被人夸好的两位表兄，以及同我在一个小天地里哭着，笑着，争闹着的柚子妹

妹，见了那饰着圆碑的坟，而且知道我的外祖母已经也是死了。临了仍然落到袖子，在我脑里还是那羞红了脸的袖子的身上。

那年秋天，我结婚了。我自己姑妈的几位姐儿都来我家，彼此谈笑，高兴得非常，——我的脑里却好像有一点怏怏的影子，不过模糊得几乎看不出罢了。

这是八月十二那一天，外祖母移葬于离家十里远的地方，我同我的母亲，舅爷，以及舅爷的几位哥儿一路送葬。母亲哭个不休，大半是伤心姨妈的境遇。我看着母亲哭，心里自然是不好过，却又有自己的一桩幻想：“倘若目及我同芹……欢送孙女儿呢？还是欢迎外孙媳？”晚上我同妻谈及此事，其时半轮月亮，挂在深蓝空中，我苦央着妻打开窗子，起初她还以我不能耐风为辞。我忽然问她，“小孩时为什么那样躲避？倘若同袖子一样，一块儿……”

“袖子……”

我无意间提起袖子，妻也没气力似的称她一声，接着两人没有言语，好像一对寒蝉。袖子呵！你惊破我们的好梦了。

“现在是不是同姨妈住在一块呢？”我突然问。

“我们婚期前一月，我父亲接她到我家；现在又回那屋里去了。”

“为什么不来我家呢？母亲也曾打发人去接她。”

“她也向我谈起，这里的女伴儿多，没有合身的衣服。”

“我十多年没有会着她哩。”

“做孩子的时候太亲密了。”

“六月间我曾到她屋里去过，她却不在家。”

“她在东头孙家的日子多，——帮他们缝补衣服。姨妈的粮食，多半还由她赚回哩。”

“她两位嫂嫂呢？”

“各自回娘家去了。袖子同我谈及她们，总是摇头，成日里怨天恨地，还得她来解劝。”

我渐渐感着寒意了。推开帐子，由天井射进来的月光，已经移上靠窗的桌子。妻起来把窗关着，随又告诉我，姨妈有意送袖子到婆家去，但公姑先后死了，丈夫在人家店里，刚刚做满了三年学徒，去了也是没有依恃的。

“现在是怎样一个袖子呢？”我背地里时刻这样想。每逢兴高采烈的同妻话旧，结果总是我不作声，她也只有叹气。我有时拿一本书倒在床上，忽然又摔在一边，张开眼睛望着帐顶；妻这时坐在床前面的椅子上，不时把眼睛离开手里缝着的东西，向我一瞥，后来乘机问道：

“有什么使你烦恼的事呢？请告诉我，不然我也烦恼。”

“我——我想于袖子未到婆家以前，看一看她的丈夫。”

去年寒假，我由北京回家，姨妈的讼事，仍然没有了结，而且姨父已经拘在监狱里了。我想，再是忍无可忍的了，跑到与那屋主很是要好的一位绅士处，请他设法转圜。结果因姨父被拘的原故，债权取消，另外给四十千出屋的费用。这宗款项，姨妈并不顾忌两位嫂嫂，留十五千将来替袖子购办被帐，其余的偿还米店的陈欠，取回当店里的几件棉衣，剩下只有可以余得五斗米的数目了。

出屋那一天，是一年最末的第二天，我的母亲托我的一位邻人去探看情形，因为习惯的势力，我们亲戚家是不能随意去的。下午，那邻人把姨妈同袖子带到我家来了！这袖子完全不是我记忆里的袖子了，却也不见得如妻所说那样为难人家的女儿；身材很高，颜色也很丰满，见了我，依然带着笑容叫一声“炎哥”。我几乎忘却袖子是为什么到我家来，也不知道到堂屋里去慰问含泪的姨妈；心里好像有所思，口里好像有所讲，却又没有思的，没有讲的。袖子并不同我多讲话，也不同家里任何人多讲话，跟着她的芹姐笔直到房里去。后来母亲向我说，母女两人预备明天回原来乡间的旧居——不是曾经典给人家的那所高大房子，是向一位

族人暂借的一间房子，今天快黑了，只得来我家寄宿一夜。

天对于我的姨妈真是残酷极了，我还睡在床上，忽然下起大雨来了！我想，姨妈无论如何不能在我家勾留，因为明夜就是除夕；柚子总一定可以，因为她还是女孩子，孩子得在亲戚家过年，她从前在外祖母家便是好例。但是，起来，看见柚子问姨借钉鞋！我不禁大声诧异：“柚子也回去吗？千万行不得！”妻很窘的向我说，姨妈非要柚子同去不可，来年今日，也许在婆家。我又有什么勇气反抗妻的话呢？

吃过早饭，我眼看着十年久别，一夕重逢的柚子妹妹，跟着她的骷髅似的母亲，在泥泞街上并不回顾我的母亲的泣别，渐渐走不见了。

一九二三，四，二十二，脱稿。

浣衣母

自从李妈的离奇消息传出之后，这条街上，每到散在门口空坦的鸡都回进厨房的一角漆黑的窝里，老年的婆子们，按着平素的交情，自然的聚成许多小堆；诧异，叹惜而又有点愉快的摆着头：“从哪里说起！”孩子们也一伙伙围在墙角做他们的游戏；厌倦了或是同伴失和了，跑去抓住妈妈的衣裙，无意的得到妈妈眼睛的横视；倘若还不知退避，头上便是一凿。远远听得嚷起“爸爸”来了，妈妈的聚会不知不觉也就拆散，各瞄着大早出门，现在又拖着鞋子慢步走近家来的老板；骂声孩子不该这样纠累了爸爸，随即从屋子里端出一木盆水，给爸爸洗脚。

倘若出自任何人之口，谁也会骂：“仔细！阎王钩舌头！”但是，王妈，从来不轻于讲话，同李妈又是那样亲密。倘若落在任何人身上，谈笑几句也就罢了，反正是少有守到终头的；但是，李妈受尽了全城的尊敬，年纪又是这么高。

李妈今年五十岁。除掉祖父们常说李妈曾经住过高大的瓦屋，大家所知道的，是李妈的茅房；这茅房建筑在沙滩上一个土坡，背后是城墙，左是沙滩，右是通到城门的一条大路，前面流着包围县城的小河，河的两岸连着一座石桥。

李妈的李爷，也只有祖父们知道，是一个酒鬼；当李妈还年轻，家运刚转到蹇滞的时候，确乎到什么地方做鬼去了，留给李妈的：两个哥儿，一个驼背姑娘，另外便是这间茅房。

李妈利用这天然形势，包洗城里几家太太的衣服。孩子都还

小，自己生来又是小姐般的斯文，吃不上三碗就饱了；太太们也不像打发别的粗糙的婆子，逢着送来衣服的时候，总是很客气的留着，非待用过饭，不让回去：所以李妈并没实在感到穷的苦处。朝前望，又满布着欢喜；将来儿子成立……

李妈的异乎同行当的婆子，从她的纸扎的玩具似的一对脚，也可以看得出来，——她的不适宜于这行当的地方，也就在这一点。太阳落山以前，倘若站在城门旁边，可以看见一个轻巧的中年妇人，提着空篮，一步一伸腰，从街走近城，出了城门，篮子脱下手腕，倚着茅壁呻吟一声，当作换气；随即从茅壁里走出七八岁的姑娘，鸭子似的摆近篮子，拣起来：“妈妈！”

李妈虽没有当着人前咒诅她的命运，她的命运不是她做孩子时所猜想的，也绝不存个念头驼背姑娘将来也会如此的，那是很可以明白看得出的了。每天大早起来，首先替驼背姑娘，同自己的母亲以前替自己一样，做那不可间断的工作。驼背姑娘没有李妈少女时爱好，不知道忍住疼痛，动不动喊哭起来，这是李妈恼怒的时候了，用力把剪刀朝地一摔：“不知事的丫头！”驼背姑娘被别的孩子的母亲所夸奖而且视为模范的，也就在渐渐现出能够赶得上李妈的成绩，不过她是最驯良的孩子，不知道炫长，——这长处实在也不是她自己所稀罕的了。

男孩子不上十岁，一个个送到城里去做艺徒。照例，艺徒在未满三年以前不准回家，李妈的哥儿却有点不受支配；师父令他下河挑水，别人来往两三趟的工夫，他一趟还不够。人都责备李妈教训不严；但是，做母亲的拿得出几大的威风呢？李妈只有哭了。这时也发点牢骚：“酒鬼害我！”驼背姑娘也最伶俐，不奈何哥哥，用心服侍妈妈：李妈趁着太阳还不大厉害，下河洗衣，她便像干偷窃的勾当一般，很匆忙的把早饭弄好，——只有她自己以为好罢了；李妈回来她张惶的带笑，站在门口。

“谁弄饭？——你！”

“.....”

“糟蹋粮食！丫头！”

李妈的愤气，统行吐在驼背姑娘头上了。驼背姑娘再也不能够笑，呜呜咽咽的哭着。她不是怪妈妈，也不是恼哥哥，酒鬼父亲脑里连影子也没有，更说不上怨，她只是呜呜咽咽的哭着。李妈放下衣篮，坐在门槛，又把她拉在怀里，理一理她的因了匆忙而散到额上的头发。

从茅房东走不远，平铺于城墙与河之间，有一块很大的荒地，高高低低，满是些坟坡。李妈的城外的惟一的邻居，没有李妈容易度日，老板在人家做长工，孩子不知道养到什么时候才止，那受了李妈不少的帮助的王妈，便在荒地的西头。夜晚，王妈门口很是热闹，大孩子固然也做艺徒去了。滚在地下的两三岁的宝贝以及他们的爸爸，不比李妈同驼背姑娘只是冷冷的坐着。驼背姑娘有一种特别本领——低声唱歌，尤其是学妇人们的啼哭；倘若有一个生人从城门经过，不知道她身体上的缺点，一定感着温柔的可爱；——同她认识久了，她也着实可爱。她突然停住歌唱的时候，每每登出这样的惊问：“鬼火？”李妈也偏头望着她手指的方向，随即是一声喝：“王妈家的灯光！”

春夏间河水涨发，王妈的老板从城里散工回来，瞧一瞧李妈茅房有没有罅隙地方；李妈虚心信托他的报告，说是不妨，也就同平常一样睡觉，不过时间稍为延迟一点罢了。流水激着桥柱，打破死一般的静寂，在这静寂的喧嚣当中，偶然听见尖锐而微弱的声音，便是驼背姑娘从梦里惊醒喊叫妈妈；李妈也不像正在酣睡，很迅速的作了清晰的回答；接着是用以抵抗恐怖的断续的谈话：

“明天叫哥哥回来。”

“那也是一样。而且他现在.....”

“跑也比我们快哩！”

“好吧 明天再看。”

王妈的小宝贝，白天里总在李妈门口匍匐着；大人們的初意也许是借此偷一点闲散，而且李妈只有母子两人，吃饭是随便喂一喂，不是几大的麻烦事；孩子却渐渐养成习惯了，除掉夜晚睡觉，几乎不知道有家。城里太太们的孩子，起初偶然跟着自己的妈妈出城游玩一两趟，从来也舍不得这新辟的自由世界了。驼背姑娘的爱孩子，至少也不差比孩子的母亲；李妈的荷包，从没有空过，也就是专门为着这班小天使，加以善于鉴别糖果的可吃与不可吃，母亲们更是放心。土坡上面，——有时跑到沙滩，赤脚的，头上梳着牛角的，身上穿着彩衣的许许多多的小孩，围着口里不住歌唱，手里编出种种玩具，两条腿好像支不住身体而坐在石头上的小姑娘。将近黄昏，太太们从家里带来米同菜食，说是孩子们成天吵闹，权且也表示一点谢意；李妈此时顾不得承受，只是抚摸着孩子：“不要哭，明天再来。”临了，驼背姑娘牵引王妈的孩子回去，顺便也把刚才太太们的礼物转送给王妈。

李妈平安地度过四十岁了。李妈的茅房，再也不专是孩子们的乐地了。

太太们的姑娘，吃过晚饭，偶然也下河洗衣，首先央求李妈在河的上游阳光射不到的地方寻觅最是清流的一角；——洗衣在她们是一种游戏，好像久在樊笼，突然飞进树林的鸽子。洗完了，依着母亲的嘱咐，只能到李妈家休歇。李妈也俨然是见了自己的娇弱的孩子新从繁重的作工回来，拿一把芭扇，急于想挥散那苹果似的额上一两颗汗珠。驼背姑娘这时也确乎是丫头，捧上了茶，又要去看守放在门外的美丽而轻便的衣篮，然而失掉了照顾孩子的活泼和真诚，现出很是不屑的神气。

傍晚，河的对岸以及宽阔的桥柱上，可以看出三五成群的少年，有刚从教师的羁绊下逃脱的，有赶早做完了工作修饰得胜过一切念书相公的。桥下满是偷闲出来洗衣的妇人，（倘若以洗衣为职业，那也同别的工作一样是在上午。）有带孩子的，让他们坐在

沙滩上；有的还很是年轻。一呼一笑，忽上忽下，仿佛是夕阳快要不见了，林鸟更是歌啾得热闹。李妈这时刚从街上回来，坐在门口，很慈悲的张视他们；他们有了这公共的母亲，越发现得活泼而且近于神圣了。姑娘们回家去便是晚了一点，说声李妈也就抵当得许多责备了。

卖柴的乡人歇下担子在桥头一棵杨柳树下乘凉，时常意外的得到李妈的一大杯凉茶，他们渐渐也带点自己田地里产出的豌豆、芋头之类作报酬。李妈知道他们变卖的钱，除盐同大布外，是不肯花费半文的，间或也买几件时新的点心给他们吃，这在他们感着活在世上最大的欢喜。城里的点心，虽然花不上几个铜子，他们却是从天降下来的一般了。费尽了他们的聪明，想到，皂荚出世的时候，选几串拿来；李妈接着，真个哈哈不住：“难得这样丰硕！”

有水有树，夏天自然是最适宜的地方了；冬天又有太阳，老头子晒背，叫花子捉虱，无不在李妈的门口。

李妈的哥儿长大了，酒鬼父亲的模型，也渐渐现得没有一点差讹了。李妈诅骂他们死；一个真的死了，那一个逃到什么地方当兵。

人却归咎李妈：早年不到幼婴堂抱养女孩给孩子做媳妇，有了媳妇是不会游荡的。李妈眼见着王妈快要做奶奶，柴米也像以前缺乏，也深悔自己的失计。但是，高大的瓦屋，消灭于丈夫之手，不也可以希望儿子重行恢复吗？李妈愤恨而怅惘了。驼背姑娘这时很容易得到一顿骂：“前世的冤孽！”

李妈很感空虚，然而别人的恐怖，无意间也能够使自己的空虚填空一点了。始而匪的劫掠，继以兵的骚扰，有财产，有家室，以及一切幸福的人们都闹得不能安居，只有李妈同驼背姑娘仍然好好的出入茅房。

守城的兵士，渐渐同李妈认识。驼背姑娘起初躲避他们的亲

近，后来也同伴耍小孩一样，真诚而更加同情了。李妈的名字遍知于全营，有两个很带着孩子气的，简直用了妈妈的称呼；从别处讹索来的蔬菜同鱼肉，都拿到李妈家，自己烹煮，客一般的款待李妈；衣服请李妈洗，有点破蔽的地方，又很顽皮的要求缝补；李妈的柴木快要烧完了，趁着李妈不在家，站在桥头勒买几担，李妈回来，很窘的叫怨，他们便一溜烟跑了。李妈用了寂寞的眼光望着他们跑，随又默默的坐在板凳上了。

李妈的不可挽救的命运到了，——驼背姑娘死了。一切事由王妈布置，李妈只是不断的号哭李爷死，不能够记忆，以后是没有这样号哭过的了。

李妈要埋在河边的荒地，王妈囑人扛到城南十里的官山。李妈情愿独睡，王妈苦赖在一块儿做伴。这小小的死，牵动了全城的吊唁：祖父们从门口，小孩们从壁缝；太太用食点，同行当的婆子用哀词。李妈只是沉沉的想，抬头的勇气，大约也没有了。

李妈算是熟悉“死”的了，然而很少想到自己也会死的事。眼泪干了又有，终于也同平常一样，藏着不用。有时从街上回来，发见短少了几件衣服，便又记起了什么似的，仍是一场哭。太太们对于失物，虽然很难放心下去，落在李妈头上，是不会受苛责的，李妈也便并不十分艰苦一年一年的过下去了。

今年夏天来了一个单身汉，年纪三十岁上下，一向觅着孤婆婆家寄住，背地里时常奇怪李妈的哥儿：有娘不知道孝敬。一日，想到，李妈门口树阴下设茶座，生意必定很好，跑去和李妈商量；自然，李妈是无有不行方便的。

人们不是从前的吝惜了，用的是双铜子，每碗掏两枚，值得四十文；水不花本钱，除偿茶叶同柴炭，可以赚米半升。那汉子苦央着李妈不再洗衣服：“到了死的日子还是跪！”李妈也就过着未曾经验的安逸了。然而寂寞！疑心这不是事实：成天闲着。王妈带着孙儿来谈天：“老来的好缘法！”李妈也赔笑，然而不像王

妈笑得自然；富人的骄傲，穷人的委随、竞争者的嫉视，失望者的丧气，统行凑合一起。

每天，那汉子提着铜壶忙出忙进。老实说，不是李妈，任凭怎样的仙地，来客也决不若是其拥挤。然而李妈并不现得几大的欢欣，照例招呼一声罢了。晚上，汉子进城备办明天的茶叶，门口错综的桌椅当中，坐着李妈一人；除掉远方的行人到桥上彳亍于过来，只有杨柳树上的蝉鸣。朝南望去，远远一带山坡，山巅黑簇簇，好像正在操演的兵队，然而李妈知道这是松林；还有层层叠叠被青草覆盖着的地方，比河边荒地更是冷静。

李妈似乎渐渐热闹了，不时也帮着收拾茶碗。对待王妈，自然不是当年的体恤，然而也不是懒洋洋的赔笑，格外现出殷勤——不是向来于百忙中加给一般乡人的殷勤，令人受着不过意，而且感到有点不可猜测的了。

谣言轰动了全城，都说王妈亲眼撞见的。王妈很不安：“我只私地向三太太讲过，三太太最是爱护李妈的，而且本家！”李妈这几日来往三太太很密，反复说着：“人很好，比大冤家只大四岁。……唉，享不到自己儿的福，靠人的！”三太太失了往日的殷勤，无精打采的答着。李妈也只有无精打采的回去了。

姑娘们美丽而轻便的衣篮，好久没有放在李妈的茅房当前。年轻的母亲们，苦拉着孩子吃奶：“城外有老虎，你不怕，我怕！”只有城门口面店的小家伙，同驴子贪恋河边的青草一样，时时刻刻跑到土坡；然而李妈似乎看不见这爬来爬去的小虫，荷包里虽然有铜子，糖果是不再买的了。

那汉子不能不走。李妈在这世界上惟一的希望，是她的逃到什么地方的冤家，他倘若没有吃了子弹，倘若他的脾气改过来。

阿 妹

阿妹的死，到现在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今天忽然又浮上心头，排遣不开。

冬天的早晨，天还没有亮，我同三弟就醒了瞌睡，三弟用指头在我的脚脛上画字，我从这头默着画数猜，阿妹也在隔一道壁的被笼里画眉般的叫唱：“几个哥哥呢？三个。几个姐姐呢？姐姐在人家。自己呢？自己只有一个。”母亲搂着阿妹舐，我们从这边也听得清楚。阿妹又同母亲合唱：“爹爹，奶痛头生子；爷和娘痛断肠儿。”我起床总早些，衣还没有扣好，一声不响的蹲在母亲的床头，轻轻地敲着床柱；母亲道，“猫呀！”阿妹紧缩在母亲的怀里，眼光灼灼地望着被，——这时我已伸起头来，瞧见了，又笑闭眼睛向母亲一贴，怕我撕养。

阿妹的降生，是民国元年六月三十日；名字就叫做莲。那时我的外祖母还健在；母亲已经是四十五岁的婆婆了，一向又多病，挣扎着承担一份家务，——父亲同两叔叔没有分家，直到阿妹五岁的时候。听说是女孩，外祖母急急忙忙跑上街来，坐在母亲的床沿，说着已经托付收鸡蛋的石奶奶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探听了一个木匠家要抱养孩子做媳妇的话。母亲也满口称是，不过声音没有外祖母那样宏大，——怎宏大得起来呢？我慌了，两只眼睛亮晶晶的望着外祖母；外祖母也就看出了我的心事，那边的爹爹说也是教蒙书的哩！我的妹妹要做木匠的媳妇，自然是使我伤心的重要原因，然而穿衣吃饭不同我在一块，就是皇帝家宰相家，我